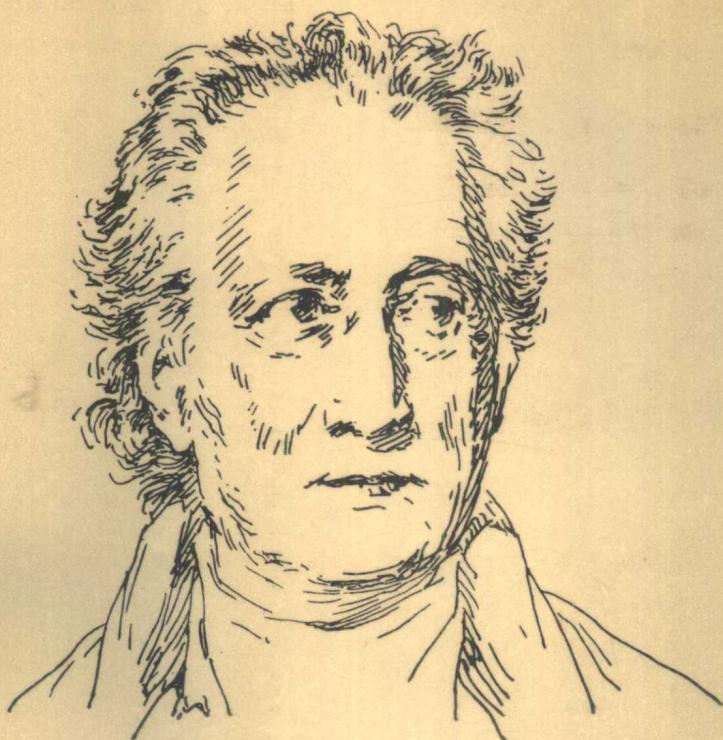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 SHIJIE MINGREN ZHUANJI CONGSHU.



歌 德 传

[德] 汉斯·尤尔根·格尔茨著

商务印书馆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歌 德 传

[德] 汉斯·尤尔根·格尔茨 著

伊德 赵其昌 任 立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3年·北京



3 0000 6116 2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歌德传

汉斯·尤尔根·格尔茨著
伊德 赵其昌 任立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7-100-01618-5/K·372

1982年11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3年11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175千

印数 2800册 印张7 1/2 插页4

定价：5.90元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出版说明

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爱读传记书，渴望从中吸取营养，鞭策和激励自己的人生，世界名人传记更是青年们钟爱的读物。这些名人都是历史人物中的佼佼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奋力拼搏，或以其深邃的思想睿智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或以其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或以其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就造福于人类，但任何名人或伟人都与普通人一样受到历史的局限，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传记书的翻译出版工作。80年代以来，此项译事更加有计划地进行，在翻译界和读书界的鼎力支持与协助下，已经以专著或通俗读物单行本形式出版百余种。但由于这类传记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不便于读者研读查考。因此，我们决定先从过去已出版的这类书中，选择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有代表性的名人的传记编印成这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今年出版丛书第一批，计20种，以后将逐年增补，以期在若干年后，形成一个蔚为大观的完整系列。由于现系采用原纸型印行，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尽统一，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均予保留，个别序跋有所修订。今后增补的新译本，我们当力求其更富于科学性和知识性，保持现有选本内容翔实和文字生动的特点，从而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2年5月

FJ17/3313



歌德在卡姆班涅(油画, 约翰·海因里希·蒂施拜因作)

目 录

故家和童年	1
莱比锡的岁月	11
法兰克福的危机 痊愈	20
“我心目中的大自然是多么绚丽多彩”	
施特拉斯堡（1770—1771年）	26
游客（1771—1775年）	40
普罗米修斯的胜利和磔刑	54
努力实践和委曲求全 魏玛（1775—1786年）	67
意大利之行（1786—1788年）	86
“为真正生活的勇气干杯” 魏玛（1788—1805年）	96
生活危机与创作危机（1805—1807年）	124
危机的克服和对自己一生的认识	133
海吉拉	152
生活的收获	166
晚年	186
遗产：《浮士德》	199
年表	214
作者后记——关于文献资料的说明	217
人名索引	223
编后记	230

故家和童年

1749年8月28日中午，时钟敲了十二下，我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降生了。歌德那部杰出的自传《诗与真》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写的。据当时请来的森肯贝格大夫说，歌德的出生不是平安无事的。他在第二天受洗时，起了他外祖父特克斯托尔的名字：约翰·沃尔夫冈。

终于救活了的婴儿歌德的祖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好几百年以前。他父亲约翰·卡斯帕尔的父母是图宾根人，手工业者的后代。他母亲卡塔琳娜·伊丽莎白·特克斯托尔则是城市学者和官员阶层的女儿。约翰·卡斯帕尔在1748年与颇有名望的市长特克斯托尔的女儿结婚，并从父亲那儿继承了一笔可借以为生的数目可观的遗产。这之前，约翰·卡斯帕尔学过法律，作过律师，并在帝国政府、雷根斯堡议会以及维也纳帝国枢密院任过职。因此当他在1741年返回故乡法兰克福时，难怪他想立即在市政府里谋得一个适当的职位了。但这件事进行得很不顺利，于是他就决意今后永不再在这方面打主意了。为了强调他的决心，他接受了皇家顾问的头衔，并且和市长特克斯托尔的女儿结了婚。作为市长的女婿，他原则上不能再在本地政府任职。这样他就只能靠食利为生，赋闲在家，对此他感到脸上无光，闷闷不乐，内心十分矛盾。他的关于意大利之游的记载就反映了他是如何不得志。这次旅行是他一生中唯一的重大事件。记载中流露了他向往真正的生活，想要冲破障碍，有所作为的心情。

对于少年时期的沃尔夫冈，母亲的作用和古板的父亲的作用

是多么不同啊！她有丰富的想象力，热爱生活，因此儿子把她描述为乐天派。虽然后来在魏玛时已经成年的歌德同母亲的疏远，证明他不能永远忍受她的溺爱，但是，他对母亲还是知恩感恩的。他母亲一共生了六个孩子，只有两个长大成人，这就是约翰·沃尔夫冈和1750年诞生的科内里娅（原来叫科内里）。

歌德的故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在他童年时是个帝国直辖市，一向是皇帝加冕的地方，也是商业和交通中心。虽然人口微不足道，至多只有三万人，但是和当时的罗马、巴黎、伦敦或维也纳相比，当一个法兰克福市民还是很体面的。环绕着老市政厅，即“罗马堂”^①，环绕着萨尔宫和大伽蓝布满了街巷，那里住着富裕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来自德意志各地的行商，以及来自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的商人不只是在复活节时才来这儿。由于原先通往北方的商路改了道，其他早先繁荣过的德意志城市都衰落了，而法兰克福却继续是南北德意志商品的集散地。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因而有了提高。当时四百多个家族纳税的财产在三万盾以上。尽管如此，法兰克福的主要家族并不具有大西洋沿岸外国商业伙伴的那种经济远见。他们看不惯正在兴起的新手工业生产方式；外国企业主提出在法兰克福建立企业的建议被粗暴地顶了回去（1772年因为担心工资收入者人数增加而拒绝了开设一个烟草厂的要求），而贵族则是鼠目寸光视界狭隘。法兰克福社会矛盾自从市民反对议会的“菲特米尔希暴动”^②（1612—1614）以来一直很尖锐。那些

10 贵族家族仍旧压迫着其他城市居民。贵族和手工业主剥削被圈禁在犹太区里的犹太市民。虽然十八世纪，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在市民解放的道路上已经迈开了头几步，但并未从根本上摆脱受压迫

①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即在此处举行。——校注

② 法兰克福市民反对议会的专横而发动的暴动，蜜糕工人菲特米尔希是领导人之一，暴动因他而得名。后议会对暴动者进行反扑，菲特米尔希被处死（1616年）。——校注

地位。受压迫的主要还是平民阶层，他们受富有的手工业主的统治。¹¹大部分市民都被迫加入公会，加上五花八门的规章制度使他们在业主面前只能百依百顺。

小沃尔夫冈属于特权家族。他在希尔思格拉本的一所古老宽敞的房屋里长大，过着一种体面的大资产阶级生活。很早就鼓励他学习。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个少年天分很高，他父亲决定自任家庭教师，并着手把当时的基础知识教给孩子们。但效果如何却很难说。我理解、消化和吸收得都快，不久父亲和别的老师能以给我上的课就不够我学的了，当然我还没有精通什么。我不喜欢语法，因为我觉得它只不过是一种任意的法则；我觉得规则是可笑的，因为那么多例外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它们，所有这些例外我都必须重新专门学习。这就是歌德在《诗与真》里的回忆。沃尔夫冈很快学会了读和写，《鲁滨逊漂流记》和 J. G. 施纳贝尔的小说《弗尔森堡岛》同十六世纪古老的德意志通俗小说一样把他迷住了。总的来说，他很早就爱幻想。同他们住在一起的祖母的卧室是他们玩的地方，在一个圣诞之夜这儿忽然玩起木偶戏来，孩子们为此兴奋地忙个没完。无聊的课程一再使他想冲出城门，到那有趣的世界里去，但外祖父特克斯托尔的住所也是一个有趣的世界。在这幢房屋里，沃尔夫冈获得了城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当然是有其阶级局限性的）的最初印象，在他的脑海里打下了烙印，此外，他也感觉得到了几百年来德国资产阶级中得很深的毒，一种道德病，正如歌德在《诗与真》中回顾时所说的：那种从德意志的苦难中产生出来的想为贵族政治辩解的因素，那种极力想模仿贵族，接近贵族和想在封建专制的反动统治结构中，在贵族生活习惯中寻求范例的倾向。在小沃尔夫冈身上，“道德病”则表现为想把祖父虚构为贵族，¹²当然，这也无伤大雅。后来则又表现为自命不凡，追求时髦和夸夸其谈。法兰克福市民所固有的地方主义思想最初还助长过这个少¹³¹⁴¹⁵

年的幻想。

- 16 1756 年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与维也纳宫廷之间爆发的七年战争^①使法兰克福人激动起来，他们分成“弗利茨派”^②和“反弗利茨派”。他们或者持反对普鲁士国王的立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同帝国、同皇帝休戚与共的城市的公民；他们或者称腓特烈二世为英雄，以此来表达他们那反对古老帝国的腐朽落后的，模糊的民族感情，我也普鲁士化了，或者说得确切一点，成了一个弗利茨派；普鲁士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是伟大的国王人格感人，年老的歌德在《诗与真》里就是这样写的，但他并不掩饰他后来对波茨坦宫廷的蔑视。在“弗利茨派”的后面确实隐藏着一种对民族的兴盛和进步的资产阶级理想的模糊渴望：期望出现社会解放者，即“德意志英雄”（格里默尔豪森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便已提出过这种空想），这一思想在那些日子里成了这个少年的主导思想；而在他一生中，这种思想又以不同形式和诗的形象不断出现，从葛兹直到浮士德。有时他也洞察到他周围世界的弱点：宗教、道德、法律、地位、关系、习惯，所有这一切只是现实城市的表面现象。两侧有漂亮房屋夹峙的街道打扫得一尘不染，那里人人显得道貌岸然；但是里面却往往肮脏不堪，光洁的表面就象一层薄薄灰泥盖在一些粪土墙上，这些墙会突然倒塌，并造成破坏和平环境的可怕后果。我耳闻目睹了多少家庭由于破产，离婚，女儿被诱拐，凶杀，家中被盗，投毒而毁灭，或在垂死挣扎！……在《诗与真》的另一个地方写道：我作为市长的外孙，很清楚这样一个共和国内部缺点之所在，特别是孩子们，只要他们对一向绝对崇拜的东西有了一点疑

① 七年战争(1756—1763)是以普、英等国为一方，奥、俄、法等国为另一方之间的一场混战。普奥之间战争目的在于争夺中欧的霸权，结果普对奥取得胜利，从奥手中取得了西里西亚。——校注

② 弗利茨即腓特烈。——校注

心，就会感到大惑不解并且去刨根问底……。

死水一潭的资产阶级生活使这个少年疑虑越来越重，他认识到了这一点，就自发地感觉到一种潜在的危机，他害怕它会象1755年的里斯本地震一样突然间可怕地爆发。当法兰克福人听到这场地震所造成的可怕破坏时，个个心惊肉跳。当时人们还没有认识清楚王朝战争的社会性质，就象还不能确定自然灾害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一样。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流派（首先是克里斯提安·沃尔夫学派，沃尔夫是莱布尼兹哲学的信奉者）尽管有它的一切功绩，但也相当地帮助传播了一种往往是庸俗浅薄的唯理主义，而唯理主义的产生实际上是由于用理想主义观点来观察现实。当时德国启蒙运动调和理性与信仰的作法，使它不可能继续深入探讨自然法则；这一运动反对英国和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因而不能适应德国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世界观方面的要求。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当法兰克福知识分子遇到自然灾害和新的战争事件时，他们会那样的惊慌不安，这种情绪也给年轻的歌德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后来又促使他独立地、批判地去探讨周围的世界。

1759年和德帝国军队结盟的法军占领了城市，九岁的歌德在皇家少尉多兰身上看到了新英雄的形象。多兰下榻在希尔思格拉本他们家里，当他不得不以一个外国人的身分踏进他住的那一房间时，小沃尔夫冈觉得他有点特别。他是作为民政官员^①住下来的，但他总算代表了伟大法国文化。沃尔夫冈拿着祖父送的免票到法国戏院看过戏，所以他至少也享受过这种文化。他惊讶地看着幕布冉冉升起，以展示爱情喜剧的场面——难怪他想看看后台是什么样子；这倒并不太困难，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年龄相仿的法国孩子，他是剧院的人，他把这个好奇的人带到后台，带进了化妆室。这

^① 法国的多兰伯爵是国王的副官，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在这里执行审判任务。——校注

些经历使沃尔夫冈在各式各样晚会上更加热衷于演出假面戏剧。

沃尔夫冈和多兰伯爵很合得来；而亲弗利茨派的父亲同他的关系搞得不那么好。在法兰克福附近进行的一次战斗结束后，多兰兴高采烈地对顾问先生说：“平安无事了，你们应该向我们和向你们自己祝贺！”父亲是怎样回答的呢？《诗与真》里这样写道：“决不。但愿他们把你们干掉，而我还能帮他们一手。”这些放肆的话使多兰伯爵感到受了侮辱，他下令把房主人监管起来；要撤销这一命令可不容易了。幸好不久伯爵换了住处，为了防止再有人搬进来，父亲把伯爵住过的顶楼出租了。这种变化对这个少年来说是有利的，来了新人，又可以交新朋友了。办公厅主任莫利茨的一个兄弟的一家搬了进来。他教给沃尔夫冈数学符号。当时他还正开始学弹钢琴，当然在这方面他并无多大成就。但他却更加喜欢做自然科学的小实验。不久他又加学英语，地理也不放松。沃尔夫冈实际上受的教育和当时大资产阶级阶层孩子们受的教育完全一样。如果没有外来的干预，他的兴趣肯定会向着一个方向发展。他当时的犹太德语知识激发他去学习希伯来语——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去了解受歧视的法兰克福犹太区犹太人的生活，犹太家

19 庭的好客使他感到高兴。在忙碌的阿尔布雷希特校长的帮助下，他竟然能够学习希伯来语了。在学习圣经时，他对传说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他多次向他的老师提出疑问。在希伯来文学习结束时，他对神话学，对《旧约》中游牧民族的历史及原始生活有了深入的了解，其程度超过学到的希伯来文知识；在歌德看来，无论是过哪种原始生活，古典的、以色列的，或是阿拉伯的，始终是那个时代所能选择的一种民族灾难而已。看来最早的人都是近亲，但是不久他们的工作把他们分开了。猎人是所有中最自由的……看来牧人也是最为无拘无束，他们拥有无垠的土地……祖先是游牧阶层，他们在无边无际的沙漠和草原上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思路开

阔自由，他们居住在夜晚群星灿烂崇高庄严的苍穹之下……(《诗与真》)。年老的歌德在叙述了祖先的传说之后，说出了是什么东西长时期使他激动不已，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还要在这儿再次详细地叙述一遍这些尽人皆知，经常重复解释的历史。我的答复是，因为我不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讲述，尽管我生活散漫而学习零碎，我还是能够把我的思想，我的感觉集中起来使之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因为我不能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我周围的宁静，虽然外界还是这样粗野怪诞。当始终十分活跃的想象力……把我一会儿带到这儿，一会儿带到那儿，当传说和历史的混合物，神话学和宗教的混合物使我有陷入迷惘的危险时，我总是乐于躲到东方的国家去，我沉浸在摩西最早的经书^①里，在那儿我置身于散居在广大地区之上的游牧民族中，置身于最伟大的孤独和最伟大的社会之中。

当这个少年通过学习而进入古代世界的时候，诗人的灵感也来了。当然到那时为止他已写了一些即兴诗，就象当时他那个阶级的孩子们经常做的那样，他还写过作文并构思过戏剧。但是现在他讲的是约瑟的故事，天才青年的故事，这个人不顾一切危险终于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了幸福。尽管原稿后来被歌德销毁了——犹如其他原稿在这之前也被销毁了——但是他构思的是约瑟的故事这个事实本身却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有一点很清楚：没有一个历史上的英雄，没有一个同时代现实人物可以成为这个少年的榜样，于是他就到神话中去寻找素材，因为在这里这个人物最富于人道主义精神。

当然，小歌德不是文学神童，他最早的诗篇并无惊人之处。恰恰是他提供的例子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天才创作源于对现实的

^① 即《旧约》的前五书，通称摩西五书，它们是《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校注

深刻理解，植根于刻苦勤奋，而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灵感。他的诗歌习作成绩和他同时代成千上万人差不多。那时大资产阶级家庭的每个孩子都懂得怎样押韵，怎样使用常用的抒情辞汇。歌德的处女作就已显出了非凡的宏伟壮丽气派。保存下来的《伯沙撒》^①残篇和《有关基督地狱之行的诗思》的构思证明了这一点。习作毕竟是许多活动中的一种，观看木偶戏浮士德博士只是吸收传统艺术的一次经历。现实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孜孜不倦学习外，年轻人的奇遇也是无穷无尽的，而光阴也就疾风般地过去了。

儿童时代早已过去了。小歌德熟悉了当时的文学作品（他父亲的书斋里收藏了两千多卷这方面的图书）；克洛普施托克、哈格多恩、格勒特、哈勒尔、莱辛、扎哈里亚的著作他都及时地读到了。

21 最后他还读了百科全书类著作，如贝尔的著名的《历史和批判词典》。沃尔夫冈长大了，他按照自己的爱好穿着打扮，并且开始选择朋友了。只要他高兴，只要他认为合适，他就和大家凑到一起干，培养艺术兴趣，开玩笑，做游戏以及谈恋爱（当然是到了这样的年龄时），这一切都使他感到很有意思。有一个姑娘叫小格累特——也可能叫别的什么名字——他很喜欢同她亲昵地厮混在一起，但她也给他带来了最初的悲伤。在友好家庭中他有一批善于
22 寻欢作乐的娇生惯养的少年朋友，他还有很谈得来，但是性格难以捉摸的思想上的孪生妹妹科内里娅。晚上 he 和他们一起坐在烛光下面，和他们一起游园、划船，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但是，青年人的交游是有限度的，法兰克福人虽说不拘细节但毕竟还是分等级的，交往首先必须门当户对，免得人家怀疑自己的财产和地位。沃尔夫冈想打破这种等级的限制，因此他的努力给

① 伯沙撒王是公元前六世纪时人，是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的儿子，《旧约·但以理书》说他在一次盛宴上看见墙上有字，预言了他本人和巴比伦灭亡的命运。当晚预言就实现了。——校注

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他对古代游牧民族的尊敬使他去访问犹太人家庭。他们唤起了年轻人的好奇心；手工业工人和他们的工作也吸引了他。我父亲很早就使我惯于为他照料一些小事情。他特别委派我去督促他雇用的手工业者，因为他们通常总认为拖延交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他却喜欢什么都干得干净利落，而且在最后准时付款，价格公道。我因此到过几乎所有的作坊。因为我生来就能适应别人的环境，能感受人的存在的任何一种特殊形式，而且很乐意参加进去，这样这些委派就使我度过了快乐的时刻，学会了怎样去处理问题，知道了这种和那种生活方式最必不可缺的条件会带来的快乐、痛苦、困难和利益。我就这样地接近了劳动的，把上层和下层连结在一起的阶级……（《诗与真》）。

平民阶层，即“下等人”，他们是不可接触的。据说，有一段时间为名门洗衣服的贫苦妇女的儿子弗里德里希·马克西米里安·克林格尔到希尔思格拉本的房屋的客厅里来玩过，克林格尔后来是狂飙运动的斗士。但是所有流传下来的这种和下层交往的记载都很简单。记得比较详细的是震动全城的这样一件事：1763年在法国人于和平条约缔结离开法兰克福后，法兰克福人又目睹了一次加冕典礼。²³ 1764年春，约瑟夫二世在他于1765年继承他父亲弗兰茨一世的帝位之前便在旧城被加冕为罗马—德意志皇帝。诸侯和主教们济济一堂，他们的豪华服饰无疑使十五岁的歌德看得入了神。帝国旧日的光彩在抱批判态度的观察者眼里早已显得残破不堪，但在它于十八世纪初寿终正寝之前却又被点缀了一番。在加冕典礼豪华场面的背后，还有人妄想出现一个统一帝国，但是有点远见的观察家们都清楚，这不过是一种美好幻想而已。因为正处于尾声的七年战争恰好证明：统治德国的王朝头目们是根本不把帝国统一大业放在心上的。

不久又有了新的打算；父亲希望儿子成为一名精明强干的律师，因此他应该去莱比锡学习。而歌德不喜欢法学，他想学美术和语言学，所以他希望能上 1737 年新创办的哥丁根大学，因为该校拥有象古典语言学家海尼和自然科学家利希屯贝格那样的杰出学者。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决定一切的是父亲。九月底，歌德和书商弗莱舍尔一起启程前往普雷塞河畔的莱比锡城。

莱比锡的岁月

24

从 1765 年 10 月至 1768 年 8 月歌德在莱比锡上大学。他加入了当时的一个大学生同乡会“巴伐利亚国民会”，很快就感到自己被卷入了当时学院生活的漩涡。城市是迷人的：我心爱的莱比锡！——它是小巴黎，它造就了它自己的人。对于莱比锡的资产阶级城市秩序，歌德在他著名的诗句中既肯定又嘲笑。莱比锡和讲求实际的法兰克福不同；除了博览会上的国际贸易外，还有繁荣的科学与艺术。当年轻旅客到达莱比锡时恰逢博览会期间。我兴致勃勃地游遍了市场和商店；最引我注目的是那些穿着奇装异服的东方国家居民。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但是主要是希腊人，我很喜欢他们的堂堂风采和庄重服饰……莱比锡决不会使访问者去忆古怀旧；这是一个新的，刚刚过去的，显示了贸易活动，富裕和财富的时代，而我们就通过这些标志看到了这个时代。而最合我的心意是那些我觉得很庞大的建筑物，它们有两条马路长，在宽敞的四面是高入云霄的房屋的广场里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它们就象巨大的城堡，甚至可以说象半个城市。我在很少见的这样一间房屋里住了下来，住在旧新市场和新新市场之间的费尔柯格尔街上（《诗与真》）。

他终于摆脱了同父亲在一起时感到的拘束，而胆子变得大了起来。就在他刚找到住处以后的 10 月 12 日，他写信到法兰克福：小妹，如果你能看到我现在房间里的情况，你将会说些什么呢？你会感到惊讶，你会喊：真漂亮！哥哥！——你看那儿——这 25 是我的床！那是我的书！那儿是桌子，它再也不会装饰得象你的

11